

一直对喝茶没有太大的兴趣,更谈不上上瘾。

平时在办公室喝的茶,大部分是“霸王硬上弓”型的,“诱惑胁迫”型的。甲同事说老公去杭州出差,捎回一筒雨前西湖龙井,地道的、正宗的,请帅哥美女们尝尝。你能不赏光?乙同事也不甘落后,说她有亲戚在大理,寄来一盒普洱茶,请各位美女帅哥品鉴,你能不赏脸?

于是眯了眼,耸起鼻翼,龙井的清香便在鼻尖上打秋千,普洱茶又红又浓又亮的茶汤便在肺腑间晃荡。品茶时我是喜欢闭了眼的,这样感官会集中在味觉和嗅觉上,不但利于品出味道来,而且还利于想象。碧绿静娴的西湖,葱绿神秘的大理,便在眼前一字展开,幻灯片自动播放一般徐徐而过,这样喝茶才喝出了茶之外的味道,带来精神上的愉悦。

喝茶最震撼的一次,是在同事家。记得

姜佃金

偶尔醉茶

那次喝的是大红袍,同事说一千多一斤呢。那红盪盪黄澄澄的色泽直往眼球上撞,那又浓又香的味道直往鼻孔里钻,视觉和味觉都乖乖地成了俘虏。当时是和儿子一起去拜年的,过了多长时间?一个月?还是三个月?还是半年?忘了,只记得有一天儿子突然说:“老爸,咱再去那个姨家喝茶吧。”儿子也被人家的大红袍彻底俘虏了。看来好的东西是有目共睹的,即便是幼童,也有辨别美丑好坏的天然能力。

在家很少喝茶。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会泡上一杯。泡上茶后打开音乐,茶香和乐香于眼前袅娜,交融,翩翩起舞,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陶醉。乐,应为古典乐,古筝、扬琴、竖琴最佳。轻音乐次之。这时最好有阳光透过百叶窗射进来,缕缕茶香和乐香在片片阳光的爱抚下,浮沉,翻卷,与透明玻璃杯中沉浮的茶叶相呼应,美轮美奂。听古典乐,喝清茶,还可以调素琴,阅金经。对,就是素琴,桐油、蜡和颜料,什么也不用上,什么装饰也别加,素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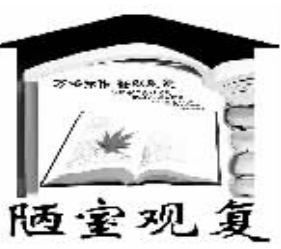
朝天,乐声不经过任何形式的侵蚀,有一种朴素之美,自然之美,和谐之美。金经没有要紧,可换成魏晋诗词,抑或是宋词,抑或是《诗经》,这样在通向精神圣殿的道路上,可以慢慢享受,不带一丝尘埃。

那情景,那意境,岂是一个“美”字了得。唐代诗人卢仝曾作咏茶诗《卢仝七碗》,诗云:“一碗喉吻润,二碗破愁闷,三碗搜枯肠,四碗发轻汗,五碗肌骨清,六碗通仙灵,七碗吃不得,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而我只有古乐相伴,只一杯便已飘然成仙,魂魄在茶香萦绕的云端上遨游,脚步在清寂寥廓的天宫里滑翔,和吴刚促膝相谈,与嫦娥携手赏桂,与仙人掌煮酒邀明月,醉得一塌糊涂。

但是,我不上瘾。什么东西一旦上了瘾,也就成了一种负担,甚至麻木了。也就没有灵性没有轻松可言了,生活也就没有那么清逸了。这就是“偶尔”的妙处所在。

欧阳

大学何谓



晚近这些年,国内顶级大学在各种世界的排位赛中一直在向前进阶,一色的欣欣向荣。回过头来一看,可不是嘛,那些昔日在校园背着半导体学洋文、又留在园子里耕耘的同学俨然已是教授,带着成群的博士好不风光,平日或有聚餐,学无所成的我总有真诚的恭喜,不过多数时候教授们并不领情。“你要是滞留墙内也是教授。”教授们说。照我的理解,不管有没有虚伪之嫌,这大约是一种谦虚,教授难道是谁都能做的吗?就说我吧,我诚恳地坚信以本人的智力,教授的帽子就很难戴到头上。可教授们不同意我的观点,他们还说:“教授就是教授,你以为是大师吗?现在的大学……”

现在的大学不是大学了吗?什么意思?是不是大学本该从什么是大学说起,然而何谓大学却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情。“网罗众学”之地是蔡元培的说法,梅贻琦认为大学“有大师之谓”,竺可桢喻“大学犹如海上灯塔”。据这些大师级校长的观点,大学似乎不应只是高等教育的学园,更不是组装“电脑”的操作系统,而应该是百家学说汇聚、各路大师争辉,不畏权威、探索未来的精神交汇之所。显然,大学不是教书匠的集散地,而理当是大师互相印证、学识彼此争锋的能力启蒙和智识训练之所。博大精深者登临教授之位固然,若要修成大师一定还需要修炼的环境,所谓大学成就大师。遗憾的是到底什么是大师到了今天反倒不是那么明晰了。

季羡林先生被誉为国学大师,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对此也多有认同,尽管吐火罗语并不干国学什么事,连季老先生也否认自己是国学大师。虽然有点乱,但我以为大师之誉还是名符其实的,相传“重理工、轻人文”风盛之时,北京大学的科学家们很是兴奋,公堂之上响起“理工皇冠、人文敬奠”之说,季先生静听多时后反问:何为北大?霎时,那些不明白先生所言者不知所云,而听懂了先生话语的先无言以对,科学家们突然静默下来,仅此便足显大师风范了,誉之国学大师未尝不可。想来

王吴军

书中的秘密

英国作家维纶莫斯在1980年创作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戴着面具跳舞》的书,维纶莫斯在书的前言中写了一段话,要读者根据这本书中的文字和图画猜出一件神秘宝贝的埋藏地点。维纶莫斯说,这件神秘宝贝是一枚金子制作而成的,极为精巧,价格高昂的兔子,其美称是“金兔子”。

《戴着面具跳舞》中的这个消息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,一传十传百,如一阵旋风,引来了数以万计的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去购买这本书,然后,这些人按自己在这本书中得到的启示,纷纷在英国各地寻找维纶莫斯在《戴着面具跳舞》一书中所说的神秘宝贝——金兔子。

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英国的许多土地上留下了无数《戴着面具跳舞》的读者挖掘金兔子而留下的洞穴。

最后,英国一位中年男人终于在伦敦西北的一个地方发现了这枚金兔子,于是,由《戴着面具跳舞》这本书引发的一场群众寻找神秘宝贝的运动结束了。

这时,《戴着面具跳舞》这本书已经销售了200多万册。

到了1984年,维纶莫斯经过精心的策划和构思,再次想出了一个新花招,维纶莫斯这次写了一本没有书名的小书。这本小说有书名的书只有30页,写的是一个养蜂师的养蜂生活和一年四个季节的变化。这本书除了附有16幅精制的彩色插图外,书中的文字和幻想式的图画还包含着一个个看上去很深奥的谜语,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该书的名字,这本小书于1984年5月25日同时在七个国家发行。在许多读者看来,这本小书是一本独特的、没有书名的书。

维纶莫斯要求不分国籍的读者猜出该书的名字,猜中者可以得到一个镶着各色宝石的质地的蜂王装饰品,是难得的宝贝。

但是,维纶莫斯让读者猜书名的办法却在许多方面,照顾孩子也很利落。我出了月子之后,之前请的月嫂回大连,我们一度想请杨姨再回来帮我们带一段孩子,她回复短信:你好,我明天才下户(月嫂行话,产妇出了月子不再雇佣月嫂),叶老师没跟我说去你家的事,且我的脚跟肌腱发炎要回家休息,我们再打电话给叶老师,叶老师说:“有要嫂(出了月子之后照顾孩子的护理员)签约时间长(但挣钱不如月嫂多,她到年底就可以升为特级月嫂了,工资涨2000元,所以她想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,等过了年再接活儿。”

我初步估算了一下,假如她年底顺利晋级,下次再接活儿月收入8000元,这个工资水平岂是如今的一般大学毕业生能比的?即使工作几年的研究生也望尘莫及。

会议研讨了钱学森系统工程、社会工程的思想,会议由国家发改委、钱学森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办,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贲基教授、拓展文化协会会长东方毅、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庄元茂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审林坚等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。

会议研讨了钱学森系统工程、社会工程的思想,会议由国家发改委、钱学森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办,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贲基教授、拓展文化协会会长东方毅、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庄元茂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审林坚等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。

付秀宏

绿芦苇 丹顶鹤



芦苇的爱情,都已献给了湿地。芦苇穗子乳白,毛茸茸的,柔情似水,是写给湿地的情诗。一片片的芦苇,就是一片情诗的世界。这种爱情浩大,洁白,不计代价,不可阻挡。湿地最终接纳了这种真诚的追逐。

芦苇荡,原本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,这位母亲,她是在自己的地域招摇呐喊,其实是为了从空地深处。在翠绿葱郁里,在野阔星稀中,芦苇营造飞禽爱的蜗居。

白云绿水蓝天,是给飞禽儿子的房产。她和儿子就住在一起,从不摆架子,有无限的包容力。有微风窃窃私语相伴,儿子和媳妇就在芦苇丛中时隐时隐。他们的快乐,就是芦苇母亲的惬意。

闭上眼睛,在情诗漫天的氛围中,你会重拾激情。这就是她,将野地的清苦和宁静变成喧嚣的歌唱。芦苇面对气候从不认输,拼命地在延长合奏曲。用最纯净的语言,最霸道,最真诚的爱,一直到白发苍苍。

当用镰刀割下,芦苇就这样躺着,比站着的还要美丽,却没有忧伤。它终于可以休息。倒下了,还有歌的旋律。即便被投入炉火,还不忘在炉火里劈劈啪啪响上一阵子。朴素的冬日里,依然还有站着舞蹈的少许芦苇。它形色枯槁,但意志力却一点也不空洞。湿地里的芦苇蓬蓬勃勃,浑然一体,除非

父亲电话里说:“武儿,电视很多重合,很多台没有。你回来给我调台吧!”父亲总是这样,一不小心,把电视的台弄得乱乱的。

父亲的住家离我的新家并不远。我赶到我曾经的“老家”时,父亲已站在门前。我一下车,父亲就忙迎上来,帮我把自行车安好。然后微笑着说:“这么快就过来了。”他边说边到冰箱里拿出西瓜递给我:“先歇歇,吃点西瓜去歇歇。”我说不过,还是先调台吧。父亲说“不急,不急,先歇会儿。”我接了西瓜,父亲看着我吃,跟孩子一样笑着。

吃了西瓜,父亲又给我拿梨,我说不吃了。父亲说你不是喜欢吃梨吗?我说吃饱了。说着,我拿起遥控器一试,电视台乱七八槽的到处是重合。我慌忙常一样,对父亲说:“爸,你过来,我教你怎么自动搜台吧。”父亲依旧摇头摆手:“老糊涂了,记不住了,你给调好就是了。”“我说了好多次了,调好了你别乱按,咋

柏兴武

调台

总是不听话,几天就把台给弄乱了!”我说这话的时候,父亲像一个孩子不哼声。说过这话后,我看着父亲委屈的样子,心里又很难过。是呀,父亲,曾经在我心中是多么伟大,我读大学的时候,还崇拜着和依恋着他。如今,我已过中年,而父亲,不仅连调台都不会了,甚至连简单的看电视都不知道,每次看电视都一通乱按,把调得好好的台给弄得乱七八糟。看来,父亲是真的老了,老糊涂了。我调好电视后又叮嘱父亲换台只按换台

键就可以了,父亲一脸的无奈:“现在是记得,就是过段时间就不记得了。”看着父亲那无助的样子,我对没读过一天书的母亲说:“妈,这个不用认字的,我教您,您一定能记住。”母亲一听,比父亲的手摆得还厉害:“你爸都不行,我怎么行?”看着两位老人为难的样子,我只好再一次说:“那以后出现重合再叫我就是。”我这样说,父亲又有了孩子般的笑脸。我调好台后跟父亲和母亲聊了几句家常就推着自行车准备离开。这次,母亲对父

周倩

月嫂杨姨



生孩子那天,我被推出手术室已是晚上11点多了,预定的月嫂还没到,家人临时从医院为我和宝宝找了个月嫂,一天180元。

从产房出来,麻醉剂的作用还在持续,我的心怦怦地跳,杨姨就是这时候在她的上司叶老师的引领下走近我的,叶老师是杨姨所在的月嫂服务公司的一位负责人,我产检的时候她经常就在诊室门口守着,和孕妇们聊天,问孕妇有没有请月嫂,如果你说还没有,她就会把你的价目表拿给你看,通常五六千到八九千不等,也有1万的高级月嫂,看到你价目表龇牙咧嘴的时候,她就告诉你早点预定可以打折,但最低也就是八折。大概是行业规矩,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自己“是老师”,大家也就随着叫“老师”了,由于他们长期在医院,叶老师的说话方式近似于医护人员。她走到我的床前,身子站得笔直,手自然地垂下来,从我的角度看过去,假如她穿一身白大褂,就与医生无异了,她低头微笑着问:“感觉怎么样呀?”语气和缓平常,老公俯下身子对我说:“我和爸妈刚才给你请了临时月嫂,叶老师说她很有经验的。”我点点头,叶

老师就把杨姨领到我跟前儿,仍然带着医生的口吻对我说:“好好休息,有事就叫杨姨。”那一夜的前6个小时,我都是在麻醉剂的作用下度过的,病房里人很多,婴儿的哭声,待产的哼哼声,家人的安慰声,生产后报喜的电话声……护士不停地进来让大家安静,我的身体像是腾云驾雾一般,丝毫没有感觉到床存在的意义,每隔一个小时护士就过来按压一次我的肚子,帮助我的子宫收缩,刚开始几次在麻醉的作用下我并没有感觉,麻痹的双腿也是僵硬的,只记得护士每次来的时候都说:“没事活动一下双腿,别总躺着不动。”家人都分头去忙了,只有母亲留下来陪着我,我的大脑里不停地想着各种混乱的头绪,偶有一两次想起这个临时月嫂,努力抬起头找她,又没找到,心里想:这个月嫂也不靠谱了,一会的工夫就没人影儿了。我问母亲:“那个刚请来的月嫂呢?”母亲努努嘴,说:“一直在给你按摩双腿。”我努力抬起头来看她,她似乎听见我们的对话,赶紧凑过来,问:“怎么了?腿有感觉了吗?一会儿腿有感觉了,你就感觉到疼了。”我这才看清她的脸,大脸盘子,阔嘴,烫着小卷的短发,40岁左右年纪,高高瘦瘦的,我猜她是北方人,自然觉得有种老乡的亲切感,然而毕竟是头一次被一个人生人这样照顾,我感觉有些不好意思,只回答她:“嗯嗯,还没太大感觉。”见我躺下,她回

到原处继续帮我按摩。果然,过了几个小时,我的刀口开始疼起来,护士还是让我翻身,并且权威地说:“这样有助于恢复,不然容易肠粘连。”我被吓到了,挣扎着翻身,可刀口加上宫缩,实在疼得我龇牙咧嘴,母亲也紧张,不敢使劲拽我,我左右扭动着上身,腿不敢使劲,一用力就会疼,这时候杨姨过来,轻轻地拽住我的胳膊,用手推着我的后背,我再顺势一扭就翻过去了,有了第一次的成功,那一夜我每次翻身都要叫她:“杨姨。”她一听见就立马过来问:“想翻身吗?”这时我才开始感觉到她的重要性,于是我又不厌其烦地问她:“要翻几次才会排气呀?我还要疼多久啊?”她说话声音很轻,但带着不容置疑地肯定:“一般第二天就会排气了,过了今天,明天下午你就不会这么疼了。”每次听到这样略带安慰的话,我都像得了灵丹妙药般对第二天充满期待。

折腾到早晨,我才眯了会儿眼睛,醒来的时候,她就坐在我旁边,见我睁眼,她起身给我擦汗,问:“喝点米汤吧?”我听从地点点头。她端来一碗小米汤,把一根吸管递给我,俯下身为我端着米汤,只吸了三口我就不愿再喝了,她轻声说:“不喝吧?嗯?再喝点吧,你现在也不能吃其他。”我又顺从地喝了两口。她见我不再想喝,便也不劝了,8点钟医院开始清理闲杂人员,她很遵守医院的规矩,护士来说第一



生活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,只要健康地活着,真诚地爱着,就是一种富有。

赵春青画